

[小说天地]

壮行

连心

老乔终于如愿以偿,被任命为第二批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疗队队长,带领十八名医务人员组成的医疗队驰援武汉,明天出发。

这是又一次上前线啊!作为四十年前对我有救命之恩的老乔,我必须为他送行。

我和老乔说,明天凌晨去机场会有组织和领导去送,我就免了,还是今天晚餐实惠一点:一只烤鸭,一盘牛排,一碟花生米,外加一个蕃茄鸡蛋汤,部队标准三菜一汤,地点:我楼下车库。

两双筷子,两个碗,两只杯,一切准备就绪,就等老乔到来。

生怕老乔找不着,我把车库门推到顶点。

实际上,老乔常来我二楼家里小聚,只是在车库是头一回。

唉,都是新冠病毒惹得祸!

老乔上班的医院离我家步行十来分钟,他说下了班就溜达过来。

看手机,已超过下班时间半小时,“这老乔,不知又有啥事给耽搁了。”

干脆,把酒也倒上,老乔的酒量和我一样,高度白酒半斤。每次来家小聚,一瓶打开各人一半正好每人两杯,没有你满我浅你多我少之分。

老乔还真是位有福之人,刚倒好酒,还没来得及转身,他便在背后出现了:“好家伙,酒都满上了!”

“吓我一跳,先罚一口!”当然,我也陪一口。两只杯“当啷”一声碰在一起。

“哗,老古董都搬出来用上了。”老乔说得老古董,是我从部队转业带回来的当地木匠打置的单葫芦矮腿小圆桌和四腿小方凳,回地方工作后摆在车库角落已多年没用过了。

“今天,是不是应改口称呼队长

了?为老队长荣升新队长干杯!”我端杯与老乔再碰个响杯。老乔在部队是从团卫生队长位置上转业地方医院的,在传染病防治科长的位置上一干就二十二年,马上到退休年龄了。

“想不到这次抗击疫情还需老将出马。”我有点为老乔担心。

老乔告诉我,驰援武汉动员会召开的当天晚上他就像当年参加边境自卫反击战一样向党组织提交了请战书,要求首批出征,但医院没轮上名额。

“退休之前,能有这次经历,是生命中多了一笔财富。”老乔说。

我知道,老乔和我一样,1960年12月生,今年12月到退休时间,距这次出征满打满算还有十个月,临近退休,竟要再赴一场人生大考。

“老队长,我真的为你捏把汗!”

“说不担心是假的,实际上比四十年前走向南方边境更担心,因为那时十八九岁,欲望和激情正旺,除了父母无牵无挂,加上我们这代人兄弟多,光荣一个还有其他的顶上,可这次我带的八男九女医务人员中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安危我丝毫不敢怠慢……”

“是的,这是不能有‘万一’的一代,一个‘万一’就是家庭的垮塌和一个代继的断链。”我非常理解老乔的心理压力。

“在这种算得上国难当头的危难时刻,作为个人冲锋陷阵我毫无所惧,即是有一些担心和不测,也是小事,但万万没想到的是组织会让我带领一支八零九零后出生的队伍。”听出,老乔是真的心存忧虑。

“来,喝酒!”两位生死战友再次举杯:“我相信当年那位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敢于冲上去把我这个机枪手从敌

枪口下夺回来的英雄,一定能攻克这座新的堡垒!”我咽下一口舒心的酒:“说实在,要没你那舍命一背,我现在肯定留在边境烈士陵园了。”

“谁让我们是同乡战友呢!”说起当年一起参战,老乔满脸自豪:“要不是那一背,我们俩肯定不会有火线入党,也不会有后来的你上步兵陆军学院和我上军医大学……”

“时势造英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肯定会把你们十八名医务人员锻炼成像《沙家浜》中的十八名伤病员那样,成为十八棵顶天立地的青松!”我发挥爱好文学的想象。

掏心窝底,我钦佩老乔,凭他的医疗技术和组织协调能力,完全能信任医疗队长这个职位。他的忧虑和担心只是从战术重视的角度思索自己必胜的周全之策。

不知不觉,各自两杯酒已完成,彼此都觉得意犹未尽。“再来一瓶?”我建议,并取出另一瓶未开封的包装。

“各加半杯。”老乔此时才注意起已经喝下肚的酒:“怎么,今天喝的不是往常自己酿的荞麦烧?”

“唉,发现新大陆了吧。”我有点得意对老乔说:“是上次去江苏阳澄湖旅游,在当地买的高粱烧,还没来得及给你一瓶尝尝,便有了这次出征的机会,正好为你壮行。”我举杯再敬老乔:“当年救命之恩,今世终身不忘!”

“过去的事,别老挂嘴上,但愿这次有新战果。”

“此征犹如摸暗堡,敌在暗处,你们随时可能挨黑枪,必须慎之又慎……”我摇摇酒瓶内的酒:“必须发扬沙家浜的老传统,将十八棵青松秋毫无损带回来,这才是最圆满的人生答卷。里面剩下的酒我留着,等你凯旋,用此酒为你举杯庆功!”

[馨香一瓣]

连氏书院 深山韵味

林华

“常山连氏书院”坐落在青石镇桥亭村古塘自然村连家岙,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衢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连中福先生创建。书院为两层,建筑面积二百多平方米,现有藏书三万多册。既有小说,又有散文;既有杂文,又有故事。连中福本人撰写的《蜜蜂有灵》《爷爷的烽火岁月》《为常山喝彩》《本色》《缘缘》《甜蜜的记忆》《三衢剿匪记》《那些人,那些事》等十余部书,在书架最显眼的位置,这些书既有文学性,又有专业性,既有记叙型,又有塑造型,若认真研读,韵味无穷。

连氏书院开张虽然才几个月,已散发出浓郁的文学气息,气息随风飘荡,氤氲缭绕,不仅吸引了县作家协会和县诗词楹联学会等文学爱好者前来采风,还吸引了衢州、金华等地有关文人前来光顾。在此探赜索隐,其乐无穷。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力量,能够促进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并能使人们在奋斗的过程中更自信,更丰富各方面的知识,从而将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文学,是思想和艺术的创造,主要是作者在现实中观察到的有关事物,通过融入自己的情感后,使作品更生动,更有可读性,传播正能量,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好的作品能引起读者共鸣,能改变读者的思维,能一定程度地推动社会发展。

常山县诗词楹联学会原会长赵木兰老师撰写的《壬寅夏日参观连氏书院》:“车驰连岙道,绿树夹溪迎。峰碧浮云绕,花香涧水清。蜂习旋舞蹈,竹曳民风声。独步新书院,一枝誉满庭。”还有诗人应成龙、刘大伟、方桂珍等诗人都撰写了许多首关于“连氏书院”的诗词,彰显了诗人们对“连氏书院”高度赞扬中而有所感而作。

花费数十万创建书院,是连中福先生对文学的执著追求,是连家人对发展文化事业的鼎力支持,若从经济角度衡量,这是无效的投入,只有付出,没有回报。但从发展文学事业方面来探究,其意深远,无价可估,弘扬了文化,浓厚了氛围,树立了正气,振奋了精神。桥亭,因有了“连氏书院”而增辉,让更多的人光顾桥亭,认识桥亭。“连氏书院”也因有桥亭独特的风光而显得更加绚丽,更有档次,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连家岙三面环山,形同太师椅,靠背稳实,扶手相辅,坐东朝西,风水极佳。坞内连片胡柚,山上油茶成林,参杂板栗树、柏树等,满目皆绿,葱葱郁郁。风吹贴贴而动,闻其呼呼之声。美丽的自然环境在连家人勤劳的点缀下,更显得生机勃勃,趣味盎然。昔日迤逦之路,如今道宽车行。走阶而行,心旷神怡。

走进连家岙,第一感觉是环境得天独厚,自然风光无限。环顾四周,群山岫岫相连,古树挺拔参天;侧耳细听,百鸟嘤嘤啾啾,涧泉泅泅悦耳。走进书院里,琳琅满目的书籍令人目不暇接,恨不得立时阅读,满足猎奇。书的海洋,智慧无穷,任你徜徉,随其畅游,学海无涯,学无止境。在此能有真切的感悟。

桥亭村历史以来就有丰富的文化底蕴,乡风淳朴,村民善良,热心公益,万世流芳。古有周员外,乐善好施,慷慨助人,圣喆之举,传世后人,他牵头捐款建了“选德桥”(当地人称大篷桥),令数代人赞叹不已。清咸丰年间逃“长毛”(系太平天国后期的散兵游勇被称为“长毛”)时,王家三兄弟智引“长毛”入山林,拯救百姓免遭殃的事迹传颂至今。民国初期,汪姓两兄弟将五人扛的毛竹两人扛到溪口,赢了富人五斗米,彰显了康健强悍的体魄。民国后期,赖姓用一根扁担驱赶金钱豹,豹口救下牛犊,令几代人颂扬。人皆称无人能逾其胆。

桥亭有丰富的自然佳景,位于赖家附近的紫云洞,因常有云雾缭绕洞前,在阳光下略呈紫色而得名。洞中钟乳石千姿百态,有似马,欲奔腾而驰;有像牛,似耕后歇息;有形鸡,待引颈高鸣;有像饭篮,悬空高挂……。还有许多像猴、像猪、像兔、像狗等,你只想像它像啥,就会越看越像。

桥亭村历来能人辈出,仅改革开放以后,共有一百多人在不同部门不同单位工作,其中科级及以上有二十多人,在全镇名列前茅。另有在省内外创业能人达三十多个,也在全镇排名一二。

但愿在“连氏书院”的影响下,桥亭将涌现出更多的知识型能人。

[往事钩沉]

抽烟那些事

广昌崽

今年的“世界无烟日”里,有微信朋友圈在圈里说——“戒烟真的没有想象那么难,就看你是不是真心想戒……”我不敢问这位朋友以前是否抽烟,因为,我的抽烟历史已有四十多年,至今也没有戒掉。

我抽烟是从十八岁开始的。

我的老家在农村,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还只有十七八岁(那时小学五年制,初中高中各两年)。当时,农村刚刚开始实行生产责任制,家家户户都分到了责任田,我们一家也分得四五亩。父亲因为一直在生产队做着管水的工种,毕生都没有学会犁耙抄等耕田技术,于是,耕田的农活就让我这个“初生牛犊”承担了。

记得,耕牛和犁还是生产队的,责任田的栽、种、收是各家各户自己的事。那几天正是春耕大忙,我牵着一头老牛就在自家的红花草田里学习耕田。几圈下来,老牛就不那么听使唤了,我拼命用毛竹梢抽打,老牛一发力,铁犁深深地扎进了水田下的大石头中。老牛进不得退不得,我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拔出铁犁,又重重的一鞭打到了牛屁股上。老牛可能欺我生疏,哗的一跳,往田边挣脱逃去。这一跑就跑到了邻家的秧田里,把人家的秧苗蹂躏得稀巴烂。

一会儿,秧田的主人发现了,把我一顿大骂。我也自知理亏,一句话没

说,就折回了家里。

沉默苦闷了好一阵子,我在家里的翻箱倒柜,突然发现抽屉里有客人拜年时留下的香烟。想起家乡男人们平常抽烟惬意快活的样子,何不也来一根解愁。初时觉得有点苦味,还咳嗽了几口,但缭绕的烟雾似乎把我的忧愁带走了许多,心情也慢慢平息下来。

从此,在农村种田的日子里,我的口袋里悄悄地放上一盒香烟。碰到耕田牛不听话的时候,或者干活实在吃不消的时候,都会在田边或大树下抽一支烟。虽然那时候,香烟只有几分钱或几毛钱一包,但也是节约着抽。好在老父亲抽的是旱烟,是自己种自己做的,他把逢年过节亲戚送的香烟都留给了我。

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四五年后,我考进了乡干部队伍。那时候的工作,主要是“要钱”(大田承包款)、“要粮”(催缴公余粮)、“要命”(计划生育)。一方面工作难以推进,一方面又要和乡村干部打成一片,一支香烟往往是见面礼,分了烟就觉得好说话,还美其名曰——为国家财政税收做贡献呢。因而,我的烟瘾逐渐上升起来,从在家时的几天一包,到后来,一天一包都不够。

在乡镇工作,我还有一个业余爱好——写广播稿,每当夜深人静咬文嚼字的时候,非得左手拿烟,右手拿笔,似

乎只有这样,才能带来灵感。这样的习惯一直到之后的几十年,挥之不去。

曾经有几次,我都断断续续地戒过烟,那是生病住院的经历。在医生和家人的劝说下,短时间戒了烟。可是,一旦出了医院,又开始“死灰复燃”,还振振有词地举出许多例子:比如某某从不抽烟,还患上肺癌;某某终身抽烟,八九十岁却活得健健康康;再比如伟大的鲁迅先生,夹烟的样子有多帅,如果先生没有香烟作伴,能有那么多传世之作吗……尤其到了酒桌上,看到人家吞云吐雾的时候,就按捺不住,一支接一支抽烟。

其实,烟瘾和酒瘾、赌瘾一样,只是自己内心形成的默认习惯。适才,看到了一个资料,说当代作家冯骥才也是个不折不扣的老烟民,他曾说:“最厉害的事物是一种看不见的习惯。只有在戒烟的时候,才会感受到烟的厉害。”他当年因为生活所迫,抽烟上了瘾。但到了古稀之年,他认识到香烟对人的损害,终于戒烟成功,没有烟照样可以写作,可以写出好作品。十年后,他还荣获了鲁迅文学奖。

抽烟,都知道不好,但抽的时候,感觉真的很好;戒烟,都说很好,但戒的时候,感觉真的不那么好。我的眼下还想顺其自然,戒与不戒,关键是自己要下决心。